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

LILING (BANSHAN) FANG YAN YANJIU

言 岚 著 ◆

西安地图出版社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

LILING (BANSHAN) FANG YAN YANJIU

言 嵐 著 ◆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 / 言岚著. —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748-185-0

I. 醴… II. 言… III. 湘语—方言研究 IV. H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460 号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

言 岚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编: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株洲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10 字数 3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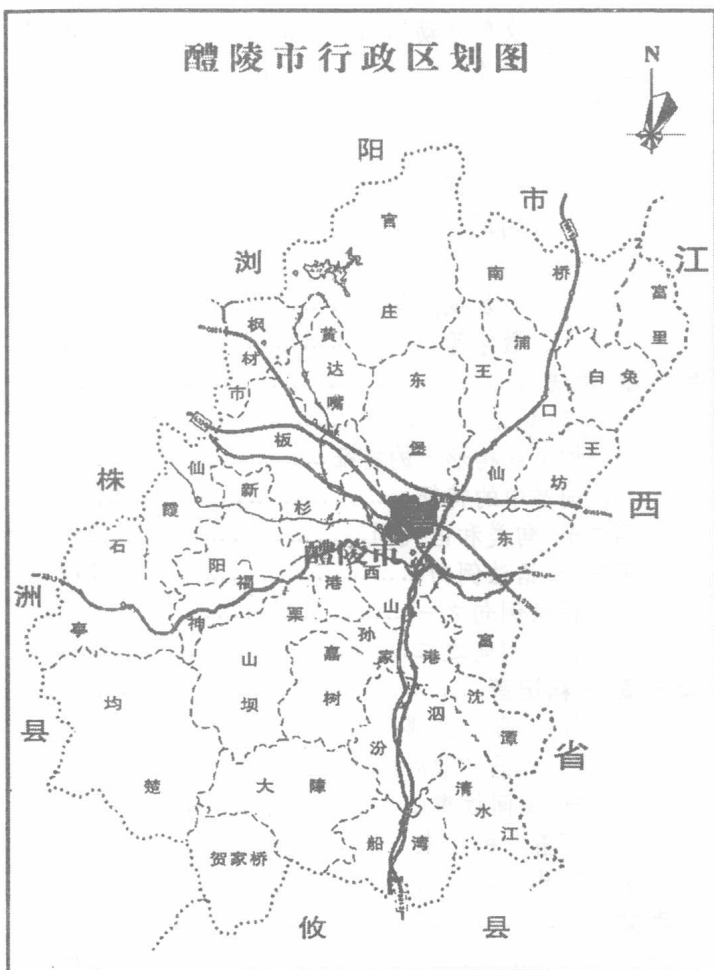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80748-185-0

定价: 29.80 元

醴陵市行政区划图



序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汉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在一种语言内部，与方言相对的是共同语，作为共同语形成基础的方言是基础方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或北方话），与基础方言相对的是一般方言。现代汉语的方言，除了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外，一般认为还有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和客家话等六大方言。

众所周知，北方方言（或称北方话，旧称“官话”），分布区域广泛，以北京话为主要代表，使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吴方言（吴语），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以苏州话为代表，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客家方言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中广泛使用，以梅县话为代表，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菲律宾、台湾、新马等东南亚国家与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有人分为老、新两类，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新湘语更接近于北方话，以长沙话为代表，老湘语以双峰话为代表。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南部，使用人数约为2.4%。

方言，自古有之。现代汉语方言不仅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而且更是过去汉语方言的长期演变和发展。据史料记载，在秦代以前，北方话已经

确立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地位，而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逐渐形成。至魏晋南北朝，社会急剧变动，随之赣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先后形成了。至此，汉语方言增至七种。当今的汉语七大方言，是古代汉语七大方言的历时发展和当代形式。

方言的发展，一方面随共同语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原因。其中最能使之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人口迁移和周边语言的影响。如果某类研究暂不考虑方言随共同语发展而发展的共变因素，侧重考虑受人口迁移和受周边语言影响的因素，那么这种研究，应是语言的混合或融合研究。戴庆厦先生（1998）在《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中说：“我们接触的语言越多，越觉得语言混合在语言演变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能不能认为，从整个历史看，语言的本质是混合的。”（云南民族出版社，第410~412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方言是语言历时混合的产物。笔者认为：“世界的语言都是语言调色板上的调和色，每一种语言都是其周边语言的色彩调与特征的融合。”（《汉语语法研究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80页）如果任何一种语言和方言的内部构成（语音、词汇、语法）都不是独特的，总有其他语言和方言的影响和要素，那么语言和方言更为客观和科学的研究应是语言的融合研究。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不同，所选的语言或方言也不同。如果是研究甲方言与乙方言的差异，通常是选择那种方言的代表性次方言（或典型次方言或土语）来研究，而语言的融合或混合研究、差异和共性的全面研究，应优先选取一种处于两种方言交界地带的次方言，或多方言使用者混居地区的方言土话来研究。就像言岚选择醴

陵（板杉）方言来进行研究一样。

据悉，醴陵位于湖南东部，罗霄山脉北段西沿，湘江支流渌水流域，紧邻长沙、株洲、湘潭“金三角”经济区，是湖南的一个县级市，盛产陶瓷和烟花鞭炮，享有“瓷城”和“花炮之乡”的美名，面积 2157.2 平方千米，人口近百万。醴陵市下辖 8 个镇，33 个乡，板杉是其中一个乡。板杉乡位于醴陵西北，东邻东堡乡，南滨渌水与转步乡相望，西抵新阳乡，北接八步桥乡，总面积 53.18 平方千米，人口 25663 人。醴陵素分东西南北四大乡，由于历史上多次多处移民入醴和醴陵地处湘赣边境，受着多种方言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境内方言复杂的局面。醴陵全市实际上有三种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和客家方言，其中赣方言是占优势的方言，有东乡话、西乡话、南乡话和北乡话之分。板杉是北乡话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板杉方言属赣方言，但又受湘语的影响，这使板杉方言颇具语言混合的典型性。若此，其醴陵板杉方言研究的语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并且，方言研究的意义还不限于语言，因为方言还是语言文化活的化石，是我们研究地域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比如说，河南省境内有座山叫“鸡公山”，假若河南与湖北不是两个省而是两个国家，那“鸡公山”的归属可能会引起领土之争，并且其山的命名对湖北有利。因为修饰成分（定语）“公”放在被修饰的成分“鸡”之后，是湖北方言（如武汉话）和南方方言的构词法，不是河南及以北方方言的构词法，因为河南及以北方言是说“公鸡”、“母鸡”，湖北方言（如武汉话）和南方方言才说“鸡公”和“鸡母”，并且越往南，定语后置越突出，香港的“盒饭”就叫“饭盒”。

因此，鸡公山是湖北的山（笑！）。

另外，方言除了地域方言外，还有社会方言。不同社群、不同阶层其不同的发音、用词和表述，就是语言的社会变体。像香港、澳门、台湾的国语和新加坡的华语，就是普通话在其地区和社会的社会变体。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是作者硕士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侧重地域方言研究和描写，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简明介绍了醴陵的地理人口、历史沿革、方言概况、本书使用的音标符号及醴陵板杉方言区划图。第二章语音，描述了板杉方言的语音系统、语音变化、语音特点，并与中古音、普通话进行比较，找出其对应规律；第三章词汇章在列出“板杉方言分类词表”基础上，与普通话词汇进行了比较，从词汇的构成、词的构造、词的意义三个方面分析和归纳板杉方言词汇的特点；第四章语法章将板杉话语法与普通话语法进行比较，凸现了板杉方言的语法特点。第五章还给想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板杉方言的读者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语料，即儿歌、民谣、谚语、歇后语、民间故事《“二百五”的由来》和《见鸡而作》的板杉方言记音。《醴陵（板杉）方言研究》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颇丰，不仅是了解醴陵方言和板杉方言的宝贵资料，也是醴陵和板杉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可以一读的参考用书。笔者偷闲读了该书若干章节，自觉受益良多，故写了以上一些话，是为序。

萧国政

2007年12月2日
于武汉大学扬趣书斋

目 录

醴陵板杉方言区划图

序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地理人口 1

第二节 历史沿革 3

第三节 方言概况 4

第四节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的内容和价值... 6

第五节 音标符号 8

第二章 语音 10

第一节 语音系统 10

一、声韵调分析 10

二、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13

三、语音特点 28

第二节 连读音变 38

第三节 文白异读 40

第四节 同音字汇 46

第五节 醴陵(板杉)方音与北京音的比较... 70

一、声母的比较 70

二、韵母的比较 74

三、声调的比较 80

第六节 醴陵(板杉)方音与中古音的比较... 82

一、声母的比较 82

二、韵母的比较 97

三、声调的比较 113

第三章 词汇	116
第一节 词汇特点	116
一、常用名词的差异与特点	116
二、常用动词的差异与特点	118
三、常用形容词的差异与特点	119
第二节 分类词表	121
一、天文	121
二、地理	123
三、时令、时间	126
四、农业	130
五、植物	133
六、动物	140
七、房舍	146
八、器具、用品	149
九、称谓	155
十、亲属	160
十一、身体	163
十二、疾病、医疗	169
十三、衣服、穿戴	173
十四、饮食	177
十五、红白喜事	183
十六、日常生活	191
十七、讼事	196
十八、交际	198
十九、商业、交通	201
二十、文化教育	205

二十一、文体活动	209
二十二、动作	212
二十三、位置	220
二十四、代词等	223
二十五、形容词	225
二十六、副词、介词等	231
二十七、量词	236
二十八、附加成分等	240
二十九、数字等	241
第四章 语法	252
第一节 词法	252
一、构词或构形上的特征	252
二、词类中的特征	259
第二节 句类和语气词	271
第三节 语法例句	272
一、语法例句之一	272
二、语法例句之二	279
第五章 语料记音	287
第一节 儿歌、民谣	287
第二节 谚语、歇后语	292
第三节 民间故事	298
“二百五”的由来	298
见鸡而作	301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08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地理人口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罗霄山脉北段西沿，其东 50 千米的江西萍乡市是煤炭工业基地，西 50 千米的株洲市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和重要交通枢纽，北连花炮集中产区浏阳县，南接农业发达的攸县，紧邻长沙、株洲、湘潭金三角经济区。居东经 $113^{\circ}9'49''\sim 113^{\circ}45'43''$ ，北纬 $27^{\circ}22'15''\sim 27^{\circ}50'7''$ 。总面积 2157.2 平方千米，占湖南省面积的 1.01%，约占株洲地区面积的 18.89%。

醴陵 1985 年 8 月由“县”改为“市”，其行政区为乡镇制，1990 年，设 10 个派出机构——工作委员会，辖解放路、黄泥坳、西山、阳三石 4 个街道办事处；富里、白兔潭、浦口、王仙、泗汾、大障、均楚、黄达咀 8 个镇；洪园、南桥、王坊、东富、沈潭、贺家桥、转步、神福港、君山、仙霞、板杉、官庄、渌江等 33 个乡，有 680 个村，2 个非建制镇，54 个居民

委员会。至 1994 年，总人口数为 957071 人。全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443.7 人，大大高于湖南省人口密度。但境内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东乡人口稠密，南乡次之，西乡、北乡较稀，城市及近郊稠密，边远地区和山区较稀。

醴陵自西汉至清初，战乱不断，灾疫频繁。元末，因战乱和疫疠，全县仅存二三百户。明初，官府鼓励外来移民插标占地，垦荒生产，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及本省部分州县移民纷至沓来。其中，以江西移民最多。明末，醴陵又经兵乱灾疫劫难，人口死亡过半，清初，醴陵再次大规模接受外来移民。移民原籍以粤、闽两省东江、汀江地区为主。明末清初，从福建沿海到江西宜春一带种麻棚民（因其在宜春、万载等地搭棚定居，故称为“棚民”）转迁来醴，因当时较平阔的地带均被江西移民居住，棚民只好进入山区定居，主要分布在渌水上游沿河两岸和部分山区。醴陵至今仍保留以“棚”命名的地名：蔡家棚、朱家棚、中棚等。这些迁入户均保持原籍客家方言，世代相传，示不忘祖，故被称为“客姓”。

醴陵历为汉族聚居之地，汉族人口占 99.9%，还有哈尼族、苗族、土家族、壮族、侗族等 10 多个少数民族，人口都很少。全市人口文化程度，据 1990 年人口普查统计，文盲、半文盲为 52307 人，占总人口的 5.58%。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每千人中有 498.28 人。

第二节 历史沿革

醴陵古属扬越之地。夏禹时属荊州。春秋战国时属楚黔中郡。秦时属长沙郡临湘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醴陵属长沙国临湘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 184 年），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食邑 600 户，并建侯城于今转步乡渌水北岸古城村，醴陵之名始见于此。

东汉初，析临湘地置醴陵县，并从湘南县划入部分地区。在侯城旧址建县城。三国时，醴陵属吴之荊州长沙郡；晋代隶属荊州长沙郡（后改为湘州）；南北朝时，醴陵属宋之湘州长沙内史。齐以后属湘州长沙郡。隋代，属荊州长沙郡（后改为潭州）。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改临湘县为长沙县，撤醴陵并入长沙。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醴陵从长沙分出置县。五代时属潭州。宋朝，属荆湖南路潭州长沙郡。元代，属湖广行省天临路。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由州改为县，清初沿袭明制。民国元年，醴陵属湖南省湘江道，民国七年属湘东道，民国十一年撤道，民国二十七年起，醴陵属第一行政督查区。1949 年 7 月，醴陵和平解放，属湖南省长沙专署，1952 年 9 月长沙专署更名为湘潭专署，1968 年又更名为湘潭地区，醴陵之隶属关系均未变。1983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湘

潭地区，醴陵划归株洲市管辖至今。1985年8月，改县为醴陵市，市人民政府设在城关镇。

第三节 方言概况

醴陵素分东西南北四乡，由于历史上多次多处移民进入醴陵和醴陵地处湘赣边境，受着多种方言的影响等原因，境内方言复杂。其中，有的属于几种方言之间的区别，有的虽属一种方言，但内部有差异。从方言分区的角度看，全市实际上含有三种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

一、赣方言

赣方言是在醴陵全市占优势的方言，它包括：

东乡话——主要分布在浦口、白兔潭、富里、南桥等乡镇的大部分地区；

西乡话——主要分布在均楚、神福港、石亭等乡镇的大部分地区；

南乡话——主要分布在泗汾、大障、船湾、清水江等乡镇的部分地区；

北乡话——主要分布在官庄、板杉、新阳、黄达咀等乡镇的部分地区。

这四处土话共同具有赣方言的某些特点，如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一律念送气清音、古泥来两母洪音不分细音分、有撮口呼韵母等等（详见第二章“语音”），应同属于赣方言系统。但是，它们之间仍存有内部差异，各处土话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是说醴陵话的人在一起，只要开口说话，一般能听出是哪乡的人。各乡

语言的内部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湘方言

在醴陵境内的“湘方言”(指长沙话为代表的新湘语),主要分布在军山、高桥、长岭、石亭等与株洲县交界的部分乡镇。

这种话接近长沙方言,具有湘方言主要的语音特点:

①古全浊声母的字不论平仄都念不送气浊音;

②f-、x(u-)大都混读,如“扶”、“胡”的声韵为fu,“飞”、“灰”的声韵为fei。

③n-、l-一般洪音不分细音分,如:“南”、“兰”同音,而“尼”、“梨”不混。

④大都无tɕ-、tɕ'-、ɕ-。古照系与开口呼拼的字一律念作ts-、ts'-、s-,而与合口呼拼的字一般念作tɕ-、tɕ'-、ɕ-。

⑤鼻音韵尾多-n而少-ŋ。除古通摄字保留-ŋ韵外,-n、-ŋ都已混读,一般是əŋ混入ən, iŋ混入in。

⑥调类六个,平声、去声分阴阳,古上声全浊声母归阳去,上声、入声不分阴阳。

三、客家方言

醴陵客家方言俗称“客姓话”,分布在渌水上游沿河两岸和部分山区。据旧县志记载,醴陵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战乱,使醴陵境内“十室九空”,土著所剩无几。官府只能“招邻县民实其地。”因此,县民祖籍多为江西、福建或广东。来醴之时,“插草为标”,先到为主,后到为客。说客家话的人大都来自福建、广东,故被先到的江西移民和当地子遗称为“客姓”。说客姓话的人一般不准使用醴陵土话,但久而久之,为交际

的需要，已使他们具备双重方言，即既通行内部的客姓话，对外交往时又大都会说醴陵土话。然而，客姓话对于醴陵本地人来说，却“嗽牙莫辨”，十分难懂，显然是差别很大的另一种方言。

“客姓话”与客家方言有明显一致的关系，其主要语音特征是：

①古全浊声母的字（如：排、部、道、在、白），不论平仄一律变为送气清音；

②古喉音晓、匣二母与合口呼相拼的字（如：乎、户、毁、话、婚），多变为唇齿音 f；

③韵母中无撮口呼；

④调类六个，平声、入声皆分阴阳，入声保留塞音韵尾。

第四节 醴陵（板杉）方言研究的内容和价值

本书研究的对象为醴陵板杉乡方言。板杉乡位于醴陵市西北，东邻东堡乡，南滨渌水与转步乡相望，西抵新阳乡，北接八步桥乡，总面积 53.18 平方千米，人口 25663 人。

板杉方言属赣方言，但又受湘语的影响，这使板杉方言独具特色，值得全面、细致、深入地研究。

一、主要内容

1. 语音方面：研究醴陵（板杉）方言的语音系统、语音变化、语音特点，与中古音、普通话进行比较，找出其对应规律。